



CHINESE A1 – HIGHER LEVEL – PAPER 1
CHINOIS A1 – NIVEAU SUPÉRIEUR – ÉPREUVE 1
CHINO A1 – NIVEL SUPERIOR – PRUEBA 1

Friday 15 November 2002 (afternoon)
Vendredi 15 novembre 2002 (après-midi)
Viernes 15 de noviembre de 2002 (tarde)

2 hours / 2 heures / 2 horas

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

-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.
-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Write a commentary on one passage only.

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

-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Ne pas ouvrir cette épreuve avant d'y être autorisé.
- Choisir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Rédiger un commentaire sur un seul des passages.

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

-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.
-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Escriba un comentario sobre un solo fragmento.

CHINESE A1 – SIMPLIFIED VERSION

CHINOIS A1 – VERSION SIMPLIFIÉE

CHINO A1 – VERSIÓN SIMPLIFICADA

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加以评论:

1 (a)

有 赠

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，
我饥渴，劳累，困顿。
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，
它在招引我 - 我的生命的灯。

5 我轻轻地叩门，如同心跳。
你为我开门。
你默默地凝望着我
(那闪耀着的是泪光么?)

你为我引路，掌着灯。
10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藏进你洁净的小屋，
我赤着脚，走得很慢，很轻，
但每一步还是留下了灰土和血印。

你让我在舒适的靠椅上坐下，
你微现慌张地为我倒茶，送水。
15 我眯着眼 - 因为不能习惯光亮，
也不能习惯你母亲般温存的眼睛。
我的行囊很小，
但我背负着的东西却很重，很重，
你看我的头发斑白了，我的背脊佝偻了，
20 虽然我还年轻。

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，
一口酒就使我醉了，
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。
那么，我能有力量承担你如此的好意和温情么？

25 我全身颤栗，当你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，
我忍不住啜泣，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。
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？
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？

在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，
30 在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，
一切过去的已经过去，终于过去了，
你给了我力量、勇气和信心。

你的含泪微笑着的眼睛是一座炼狱，
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。
35 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，
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.....

1 (b)

困 围

伟去省城出差。列车的车厢里，坐在茶桌对面的那个人令伟感到无比惊奇。

惊奇的原因是，那个人长得太像伟了：鼻子、眼睛、嘴、脸型，甚至发型都一模一样。换句话说：他简直就是伟的化身。

5 太不可思议了！伟随着列车的颠簸，细细地看对面的那个人。

这时，对面的那个人恰巧抬起头，看到了伟，这个人也感到了无比的惊奇。很显然，这个人也发现伟长得特别像自己。

双方一阵惊奇之后，伟先开口问那个人：

“老兄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在哪儿工作？”

10 那个人说他叫强，在本省某大学供职。

伟听后，想：屁！净望高的上摸。还在大学供职呢，看样子顶多是个推销员。

那个叫强的人就反问伟叫什么名字，在什么单位工作。

伟说自己叫伟，在外省某大学供职。

15 强听后，想：这个叫伟的人，与自己素昧平生，也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，居然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，真是不可思议！

伟又问强：“你老兄是什么学位？”

强说：“博士。”

强又问伟：“你呢？”

20 伟说：“博士后。”

强说：“噢！佩服，佩服！”

伟递给强一支烟，俩人都燃着。

烟雾中，强看着伟。从伟的谈吐举止中，强怎么也看不出他的斯文来。

强就又说：“我虽然只是博士，但我爱人是博士后。”

25 伟说：“我爱人虽不是博士后，却经常出国讲学。”

强说：“我爱人虽然没有出过国讲学，但撰写的论文曾获过国际金奖。”

伟听后，吸了一口烟后，说：“我女儿也上大学了。”

强说：“我女儿在国外攻读硕士学位呢！”

伟说：“真看不出，你老兄好有福气呀！”

30 强说：“你的福气也不薄呀！”

说完，俩人一阵大笑。

笑毕，伟说：“你我无缘，长得这么相像，看在我们的缘分上，将来我若有成为伟人的那一天，就请你做我的特型演员吧！”

35 强说：“但愿如此，假如我先你一步成为伟人，你是不是该做我的特型演员呢？”

伟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俩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笑声中，列车到了终点。

走出站台后，伟很费神地想：刚才那个叫强的人就是我自己吧？

40 此时的强也在这样想。

袁炳发 1998

CHINESE A1 – TRADITIONAL VERSION
CHINOIS A1 – VERSION TRADITIONNELLE
CHINO A1 – VERSIÓN TRADICIONAL

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加以評論：

1 (a)

有 贈

我是從感情的沙漠上來的旅客，
我饑渴，勞累，困頓。
我遠遠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，
它在招引我 - 我的生命的燈。

5 我輕輕地叩門，如同心跳。
你為我開門。
你默默地凝望着我
(那閃耀着的是泪光麼?)

你為我引路，掌着燈。
10 我懷着不安的心情藏進你潔淨的小屋，
我赤着腳，走得很慢，很輕，
但每一步還是留下了灰土和血印。

你讓我在舒適的靠椅上坐下，
你微現慌張地為我倒茶，送水。
15 我眯着眼 - 因為不能習慣光亮，
也不能習慣你母親般溫存的眼睛。
我的行囊很小，
但我背負着的東西卻很重，很重，
你看我的頭髮斑白了，我的背脊佝僂了，
20 雖然我還年輕。

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，
一口酒就使我醉了，
一點溫暖就使我全身灼熱。
那麼，我能有力量承擔你如此的好意和溫情麼？

25 我全身顫栗，當你的手輕輕地握着我的，
我忍不住啜泣，當你的眼淚滴在我的手背。
你願這樣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長途麼？
你敢這樣握着我的手穿過蔑視的人群麼？

在一瞬間閃過了我的一生，
30 在神聖的時刻是結束也是開始，
一切過去的已經過去，終於過去了，
你給了我力量、勇氣和信心。

你的含泪微笑着的眼睛是一座煉獄，
35 你的晶瑩的泪光焚冶着我的靈魂，
我將在彩雲般的烈焰中飛騰，
口中噴出痛苦而又歡樂的歌聲.....

1 (b) 困 圍

偉去省城出差。列車的車廂里，坐在茶桌對面的那個人令偉感到無比驚奇。

驚奇的原因是，那個人長得太像偉了：鼻子、眼睛、嘴、臉型，甚至發型都一模一樣。換句話說：他簡直就是偉的化身。

5 太不可思議了！偉隨着列車的顛簸，細細地看對面的那個人。

這時，對面的那個人恰巧抬起頭，看到了偉，這個人也感到了無比的驚奇。很顯然，這個人也發現偉長得特別像自己。

雙方一陣驚奇之後，偉先開口問那個人：

“老兄，你叫甚麼名字，在哪兒工作？”

10 那個人說他叫強，在本省某大學供職。

偉聽後，想：屁！淨望高的上摸。還在大學供職呢，看樣子頂多是個推銷員。

那個叫強的人就反問偉叫甚麼名字，在甚麼單位工作。

偉說自己叫偉，在外省某大學供職。

15 強聽後，想：這個叫偉的人，與自己素昧平生，也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，居然也是從事教育工作的，真是不可思議！

偉又問強：“你老兄是甚麼學位？”

強說：“博士。”

強又問偉：“你呢？”

20 偉說：“博士後。”

強說：“噢！佩服，佩服！”

偉遞給強一支烟，兩人都燃着。

烟霧中，強看着偉。從偉的談吐舉止中，強怎麼也看不出他的斯文來。

強就又對偉說：“我雖然只是博士，但我愛人是博士後。”

25 偉說：“我愛人雖不是博士後，卻經常出國講學。”

強說：“我愛人雖然沒有出過國講學，但撰寫的論文曾獲過國際金獎。”

偉聽後，吸了一口烟後，說：“我女兒也上大學了。”

強說：“我女兒在國外攻讀碩士學位呢！”

偉說：“真看不出，你老兄好有福氣呀！”

30 強說：“你的福氣也不薄呀！”

說完，兩人一陣大笑。

笑畢，偉說：“你我有緣，長得這麼相像，看在我們的緣分上，將來我若有成爲偉人的那一天，就請你做我的特型演員吧！”

35 強說：“但願如此，假如我先你一步成爲偉人，你是不是該做我的特型演員呢？”

偉說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兩人又是一陣大笑。

笑聲中，列車到了終點。

走出站臺後，偉很費神地想：剛才那個叫強的人就是我自己吧？

40 此時的強也在這樣想。

袁炳發 1998